

一、黃槿花

沈花末

在屏東的早晨，醒來得很早，看見窗外有一棵黃槿正在開花，高大的樹身蔭蔽著整個庭院，花就一朵一朵的分布在葉間，陽光金燦美麗。

黃槿花也是五月的花。五片鮮黃色的軟薄花瓣，加上一條頂端長著一點深紅胭脂的粉黃修長的花蕊，就是一朵花了。花形雖然平凡卻也有種純樸的可喜，而花朵不帶香味反倒有乾淨清雅之氣。花苞又是極美、極嫩的，一抹鵝黃在尖頭若隱若現，預告著開花日期。枝葉並不繁密，可是寬闊的心形葉子，一片一片，脈絡清晰可見，長得極好，在夏日的微風中有致地搖動，清涼的感覺油然而生。

這樣的花和葉，多麼的簡單熟悉，又是多麼的安詳自在。我於是想起故鄉，在舊居後的小河邊，也有這樣一株高大的黃槿，每到季節，就明明白朗朗的，不斷地開著花。可是花很容易凋謝，往往早上開，下午就掉在地上了。也許正因為它的易謝，於是格外得到我的珍惜。小時候，我喜歡揀拾掉落在地上的花朵，這些花就在我的兩手之間摩挲著、摩挲著，欣欣然有生機，彷彿花的氣息並不在落地的一刻即行終止。有時，花朵因風而跌落在水面上，正將隨著水流悠遠而去，那時，我常常忍不住想要追回，我每每拿起竹竿，往著下游快走幾步，將花朵攔截回來。

黃槿對於四季總是適應得很好，一年中經常翠碧如洗，生命飽滿。雖然只是平凡的花，可是我在這平凡之中，見到了內斂著的氣質，溫潤而又喜悅。並且，在我那多與草木相處的童年時光裡，黃槿花永遠是我最鍾愛，最依戀的花朵。

二、秋夜

魯迅

在我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

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，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。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，閃閃地映著幾十個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，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，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，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。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，現在還開著，但是更極細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氣中，瑟縮地做夢，夢見春的到來，夢見瘦的到來，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訴她秋雖然來，冬雖然來，而此後接著還是春，蝴蝶亂飛，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。她於是一笑，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的，仍然瑟縮著。

棗樹，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。先前，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。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，連葉子也落盡了。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，秋後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葉的夢，春後還是秋。他簡直落盡葉子，單剩幹子，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幾枝還低啞著，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，而最直最長的幾枝，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閃閃地鬼映眼；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發白。

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，不安了，彷彿想離去人間，避開棗樹，只將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，而一無所有的幹子，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著許多蠱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聲，夜遊的惡鳥飛過了。

三、率真的白毛阿婆

李潼

從我懂得觀察特徵去認人，白毛阿婆就已經有一頭銀亮的白髮。那時，我大概只有七、八歲，有一陣子還以為她是天生白，因為白髮的老太婆這麼多，為何獨有她被稱呼「白毛阿婆」？

後來，我又見識許多白髮的人，一頭銀絲比她更旺也更亮；但是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為沒人比她更率真，率真得可愛又好笑。

白毛阿婆一家三代磨豆腐，在我們那個鄰里，就數她家最早熄燈、最早起床。她的一群兒孫各個勤奮，豆腐店越開越大，還作起五香豆乾的相關企業，她實在沒必要跟著起大早，肩挑兩箱豆腐出門叫賣。白毛阿婆偏是閒不住，「怕骨頭硬了，坐出一身病痛」、「在店裡管東管西，惹人嫌」。

小時後，我喜歡賴床，「不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」，總是逼到遲到前趕著喝稀飯；稀飯滾燙，而學校的噹噹鐘響如魔音傳腦，急，全家人跟著我著急。幾乎都在這時後，白毛阿婆挑著空箱子兜回來了。

有一回我滿頭汗的跺腳喝稀飯，看她走近，吹氣問她：「阿婆，妳吃飽未？」她笑眯眯接了我的飯碗，三兩口喝光：「正好，阿婆舌頭老，不怕燙，幫你吃。」還舀起前院那口蓄水缸的泉水把碗筷洗淨，催我快走。

鄉人打招呼，喜歡問：「吃飽未？」白毛阿婆是個率真的人，吃飽便罷，尚未吃，她大步一跨，取來碗筷，呼嚕嚕吃起來。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，她真就和我們共進早餐好幾回。事情傳開來，我們才知道有這種遭遇的人家還不只二、三十家，每家人談著，都睜眼憋住笑。據說，在那地方，打招呼的問候語改成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是白毛阿婆的「功勞」。

白毛阿婆的作為，是對是錯，很難定論，因為她率真的舉動有違常情卻又無傷大雅；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她給我的印象深刻，尤其看見虛假做作的人時，我居然有些懷念她。